

Explore the
Palace Under Stupa

● 汪海波 著

佛塔地宫 探索



文物出版社

佛塔地宫探

**Explore the
Palace Under Stupa**

● 汪海波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印制：张道奇

责任编辑：孙 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佛塔地宫探索 / 汪海波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010 - 3178 - 8

I. ①佛… II. ①汪… III. ①舍利—佛塔—佛教
考古—研究—汶上县 IV. ①B948 ②K878.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5198 号

佛塔地宫探索

汪海波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 //www. wenwu. com](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1/32 印张：6. 125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0 - 3178 - 8 定价：38. 00 元



宝相寺银棺佛牙



宝相寺玻璃水晶舍利瓶



宝相寺舍利

太子灵踪塔



宝相寺捧真身菩萨



宝相寺引路菩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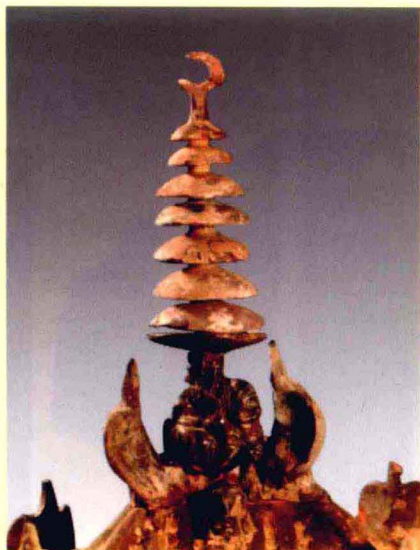
灵谷寺藏玄奘顶骨舍利



悟空禅师瘞骨塔



小羽人



相轮



金陵长干寺佛顶真骨



章仇氏造像碑上截



金陵长干寺阿育王塔饲虎图



有羽童子



日本奈良东大寺供养人形象

序 一

在中国佛教历史文化中，舍利崇拜曾经是一种十分流行的文化现象，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所写的《谏佛骨表》一文，就是对唐代佛教舍利崇拜现象，以及它所带来诸多社会问题的揭露和批评。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和许多寺庙佛塔的维修，出土舍利越来越多，无论是一般佛教信众，还是教界、学界，乃至宗教管理部门、文物部门，都对舍利和舍利崇拜问题有极大的兴趣，并给予密切的关注。

海波同志是一位地方文物和宗教管理部门的干部，然好学深思，留心于佛教文化。1994年山东汶上县宝相寺地宫出土了佛牙舍利和大量有关珍贵文物，藉此因缘促使他开始了对于佛牙舍利在中国流传、信仰等历史、现状的考察和研究。本书就是海波同志20世纪90年代近十多年来研究佛教文化，主要是围绕佛教舍利文化的研究成果的汇集。

在这些研究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波同志的认真和勤奋。他在研究方法上是把实物考察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对所论述的问题不仅有丰富的文献依据，而且有考古实物的佐证，故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他对舍利流传的历史、舍利的类



别、舍利信仰的含义等都有详尽的考察和论说，其中有不少发前人未发之见解。而集中对“七宝”的考证，其资料之详尽、细致，远过于前人，诚有益于学界。

近日，海波同志来函告知此书将出版的消息，并希望我写几句话以为序。鉴于我文首提到的现今社会对舍利和舍利崇拜问题的兴趣和关注，我郑重推荐本书给广大读者，相信读过本书一定会对舍利和舍利崇拜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楼宇烈

二〇一一年三月四日

序 二

儒、道、释向来被看做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三大思想潮流。儒教和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曾受人质疑。但佛教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外来宗教或外来文化。

佛教起源于印度，距今已有 2500 多年历史。到东汉或更早时期传入我国。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社会条件之影响，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到了隋唐时代，佛教又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化的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佛教体系及其文化之完备，是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佛教国家所不及的。曾经有人说过：不研究佛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可能写好中国文学史或世界史。总之，就不可能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当然这其中就包括着对舍利文化的研究。

佛教早期是没有偶像崇拜的，为了弘扬传播佛法，强调对释迦牟尼的舍利及足迹等进行崇拜。舍利就成为至尊至贵的崇敬对象。《大般涅槃经后分》说：“佛告阿难及诸大众，我涅槃后，天上人间一切众生，得我舍利，悲喜交流，哀感欣庆，恭



祝礼拜，深心供养，得无量无边功德。”所以，在中国从魏晋南北朝以来，上自皇帝下迄庶民，为表示对佛、佛法的虔诚信仰，佛教四众争相供奉舍利。从大漠南北直至南海天涯海角，多处发现历朝瘞埋的或供养的佛牙、佛指、佛发、佛爪、佛顶真骨、佛舍利子，成为我国突出的值得研究的一种宗教现象。

中国古代舍利瘞埋制度，不断发生变化，大体可划分三个时期。

第一期为北魏到隋代。将舍利直接瘞埋于塔基夯土之中，或以简单构筑的砖石方坑瘞埋之。其舍利容器主要使用函、瓶、鉢，供养品亦较少，主要是耳坠、发钗、戒指以及珠宝，反映了妇女是崇拜舍利的主体。

第二期为唐代到五代。这时统治集团已成为主体，筑地宫以瘞埋舍利，仿陵墓制度建有单室或三室的不同形制，反映了供奉者的等级差异。地宫中出现天王、伎乐等形象的壁画或雕刻。舍利器具讲究、精美，配套组合，如法门寺函、棺、帐并用，且填以大量香料，器具多用金银宝石，表示了佛陀居住于香城宝地之中。供养器大量出现，如饮食、容器、生活道具以及丝绸织物，是中国古代崇拜舍利最兴盛时期。

第三期为宋、辽、金时代。中原地区仍使用地宫瘞埋供养。而南方地区，则在塔体内设天宫，且往往使用经幢为舍利容器，将舍利供养其内，舍利器则有函、盒，塔、瓶，塔、瓶、罐几种组合。西南地区天宫已由塔内移到塔顶，北方地区则或有天宫或地宫，也有天、地宫并存的形式。但供养品锐减，且以佛像、佛经供养为主。舍利器有塔、幢，塔、瓶，函、瓶、罐，塔、罐，塔、函、五重塔等几种容器形式组合。

我与海波也缘于“舍利崇拜”而相识。在2008年6月底，



南京市博物馆华国荣馆长邀我们同去南京探讨报恩寺（宋长干寺）地宫发掘方案，从此有了较密切联系。后来海波又邀我专程去山东汶上县拜谒了宝相寺的佛牙，观赏了众多出土文物。海波时任该县宗教文物局副局长之职。汶上东邻曲阜，西靠梁山，北依泰山，南临微山，地理位置优越，人文景观众多。南北朝以来，汶上佛教盛行，宝相寺为最大寺院。1994年3月，该寺太子灵踪塔宋代地宫被发现，因出土罕见的佛牙舍利而蜚声海内外。由此机缘，海波接触了佛教考古与舍利文化。他原来学习金融，后来专攻佛学、考古，当然深知考古之艰深，舍利文化之繁富。因此他无敢戏慢，潜心钻研，对各类舍利，条分缕析，穷源竟委，一览洞悟。也为了解舍利文化的来龙去脉，提供了一条线索，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本次论文的结集，多半已经正式发表。这是一部佛教考古与舍利文化的专著，对文物、历史、艺术、宗教各领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欣闻海波文集即将付印，写此短文以为序。

韩 伟

2010年6月1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1)
第一章 舍利崇拜问题及其研究方法	(1)
第二章 舍利观察	(9)
第三章 七宝杂考	(21)
第四章 论佛牙何其多	(38)
第五章 金陵灵踪考究	(56)
第六章 漫谈唐宋时期日本僧记载的佛牙	(64)
第七章 北宋大相国寺佛牙钩沉	(69)
第八章 太子灵踪塔地宫及其出土文物解说	(75)
第九章 宝相寺瘞藏佛牙铭文笺疏	(83)
第十章 悟空评传	(87)



第十一章	赵顼故事	(103)
第十二章	佛牙流转记	(119)
第十三章	佛顶骨事迹	(135)
第十四章	新发现浮屠祠模型初探	(150)
第十五章	宝相寺文化研究刍议	(171)
跋		(178)

第一章 舍利崇拜问题 及其研究方法

舍利崇拜热是近年来佛教界、学术界和社会上出现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舍利研讨已成为新的热点课题，至今仍在不断升温，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宗教信仰问题，有必要对这一现象，追根溯源，探究本末，进行引导。

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舍利不断被大量发现，而且每一次发现都引发世人震惊，这与我们崇尚科学精神的时代形成较大的心理反差。事实上，舍利引发的强大震撼力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物质文明迅速提升的今天，人们有意识地维修、发掘、保护佛塔过程中，在与传统文化相遇时暴露出精神世界上的疑惑。舍利研究属于佛教研究的范畴，不认识佛教也就无从研究舍利问题。全面认识佛教对舍利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舍利崇拜的渊源

“舍利”是梵语音译。《魏书·释老志》载：“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



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佛学大辞典》：舍利，佛之骨也，是依戒、定、慧之熏修所成者。《金光明经》：“舍利者，乃无量六波罗蜜功德所熏”，“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秘藏记》曰：天竺呼“米粒”为“舍利”，佛舍利似米粒，是故称舍利。《法苑珠林》记：舍利一般有三种颜色，白色骨舍利，黑色发舍利，赤色血肉舍利。高僧焚身后时有遗骨如珠，光莹坚固，亦称“舍利”。狭义的舍利指佛陀火化后的遗骨形成的结晶体，广义的舍利泛指佛陀和高僧的生前物、遗体、遗骨、遗物和感生物、影代物、供养物等，如佛钵、佛发、佛爪、佛影迹、佛七宝及高僧圆寂后的不坏肉身等等，还包括佛的说法——佛经。

佛舍利崇拜与供养，在佛陀在世时就已存在了，典藏记载供养佛发、佛爪事颇多。《十诵律》记载：“世尊游行诸国土时，我不见世尊，故甚渴仰，愿赐一物我当供养。佛与爪发，言：居士，汝当供养是爪发”。《佛本行集经》记载：“尔时，商主同白佛言：世尊！愿乞我等一物作念，若到本乡，不见世尊，当以彼物作塔礼拜，以表忆念大圣世尊！……尔时，世尊即与诸商人佛身发爪以用作念。而告之言：汝等商主，此之发爪，今持与汝，令汝作念，若见此物，与我无异。”《杂宝藏经》记载：“频婆娑罗王，已得见谛，数至佛所，礼拜问讯。时宫中妇女，不得日日来佛边，王以佛发，宫中起塔，宫中之人，经常供养。”《经律异相》记载：“佛久游诸国，长者须达思恋渴仰，白佛言：愿留少物常得供养。佛与发爪，愿听起塔，佛乃许之。于舍卫国造作栴拱，彩画庄严。”《大智度论》记载：“出家时，四天王敕使者捧举马足，自四边侍护菩萨，天帝释取发于其天上城东门外立发塔。”仙人言：“我乐住此中，愿佛与我佛发、佛爪，起塔供养，塔于今现存。”

明僧憨山《庐山金轮峰释迦文佛舍利塔记》中记载：

舍利乃戒定之余熏，凝四大所成者。以其血肉毛



发齿骨之不一，故有五色之异。其体坚刚，能贯金石，光明夺目，超越世宝。有坚凝而不动者，有流动上下、其状变化不一者，盖各随感而然也。噫！诸佛众生，同乘此心。众生以无明三毒妄想所熏，故其体臭秽，终成败坏；诸佛以金刚心戒定所熏，故其体坚固，光明照耀，常住不坏。

二、舍利崇拜的历史和考古发现

在佛教的历史上，舍利崇拜热潮出现过很多次。著名的事件有“八王分舍利”、“阿育王分舍利”、“康僧会感得舍利”、“隋文帝颁舍利”、“唐皇迎金骨”、“吴越王广造舍利塔”和“宋帝佛牙赞”等。

其中，在印度，大规模的佛舍利崇奉活动有两次。

第一次即“八王分舍利”。佛陀涅槃后，为供养佛舍利，拘尸国、波婆国、遮罗颇国、罗摩伽国、毗留提国、迦毗罗径国、毗舍离国及摩揭陀国八国举兵相争，最终达成协议均分舍利，于本国起塔供养。

第二次是“阿育王分舍利”。佛陀涅槃后二百年，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阿育王将八国所供养的佛舍利重新分配。造八万四千金银琉璃宝匣、八万四千宝瓶盛佛舍利，役使鬼神一日在阎浮提众生世界起八万四千塔供养之。佛教徒还在佛陀出生地、成道地、初转法轮地、涅槃地以及曾游历说法的地方建塔供养佛舍利。因此“阿育王”成为佛舍利塔的代称。

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两次全国性的舍利崇拜高潮。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隋代。隋文帝登基后，效法阿育王造塔故事，于仁寿元年（601）、二年和四年，下诏分送佛舍利到诸州建塔，达113处，东至海州，西至瓜州，北至幽州，南至广